

## 中医传统哲学术语的英语翻译刍议\*

黄 莺

(云南中医学院, 云南昆明 650500)

[摘要] 中医深受传统哲学影响, 充分体现出“医哲交融”的特点。在中医英语翻译过程中, 传统哲学术语英译可谓中医翻译的一大特点, 同时也是难点之一。拟用传统理学中“名”“实”观点作为支架, 综合其他学者的理论, 运用丰富的实例, 一方面总结传统哲学术语英译的规律和经验得失, 另一方面提出做好传统哲学术语英译要把握的基本关系并联系钱钟书论翻译的“不隔”提出译者努力的目标和追求的境界。

[关键词] 中医; 传统哲学术语; 翻译

中图分类号: R22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2723(2010)02—0014—03

中国传统医学的特点之一是具有多学科性, 其中最重要的是与传统哲学之间的密切关系。中医深受传统哲学影响, 比如思维方式上体现出的整体思维、辩证思维、直觉思维、中和思维和意象思维等。儒、道、佛、法家、阴阳家等诸学派对于中医学说的贡献都很大。象阴阳、五行、脏象等基本哲学概念则与中医基础理论紧密结合在一起, 充分体现出“医哲交融”的特点。

李致重将“医哲交融”的特点用传统哲学“实(研究的客观实在以及研究者对它的认识)”与“名(研究者用词语或概念对所研究的事实以及对其认识的反映)”的考据学观点概括为<sup>[1]</sup>: 中医的研究对象是形上之人, 即通过症候, 把人的自然、社会、精神情致、整体状态的诸般形上属性尽收眼底——这可谓中医的“实”。以脏象经脉和病因病机为核心的概念(范畴)体系——这是中医的“名”。以中国哲学为基础的阴阳五行——这是中医的方法论。

显然李致重抓住了我国传统医学与哲学在研究对象上的共同点, 从本质上将两者的特征统一起来。他进一步指出, 处理“名”与“实”的关系可以从五个层次加以解析<sup>[1]</sup>: (1) 科学研究的事实(或对象); (2) 研究者的思考(或研究); (3) 由研究而产生的思想(或学说); (4) 借助于文字、符号、语言; (5) 形成表达该思想(或学说)的概念(范畴)体系。李致重认为, 此五个层次中, 前三者属于“实”, 后二者属于“名”。我们对中医传统哲学术语的翻译, 主要就是在最后两个层面上, 通过将源语言向目的语的转换, 将基础理论中的概念、范畴及其内

涵恰当的传达给目的语的学习和研究者。传统中医术语中一些常见概念比如阴阳、五行等可以音译为 yin-yang, wuxing 等, 其翻译早已经作为哲学术语在西方深入人心, 虽然西方人理解的角度和深广度和我们有所差异, 但是从文化传播的角度考察, 这也是中国文化符号概念影响西方之佐证。

李照国在《中医英语翻译技巧》中指出, 在中国古典哲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医, 其概念具有鲜明的辩证性, “许多中医概念都可以作为哲学概念来使用, 在概念本身就能得到解释和无穷无尽的推论……如果没有古典哲学这个路标作指导, 是很难理解中医理论的。”<sup>[2]</sup>这就是说, 中医翻译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科技翻译, 但是翻译者如果仅仅将其看作是医学术语的对号入座, 那就大错特错了。比如以下几个在中医中碰到的术语: 土喜温燥、金寒水冷、金水相生、水不生土、木郁化火。如果不从根源上加以考察, 从传统哲学五行观与中医五脏相配的角度理解, 那么译者很可能将上述内容翻译为: mud prefers warm and dry, cold gold and cool water, gold and water supplement each other, water does not produce mud, flourishing wood transforms into fire 等等, 但是这样仅仅从字面上得到的译文虽然没有语言错误, 目的语的读者却根本就是不知所云, 更何谈借助翻译来了解传统医学知识? 其实在以上术语中, 译者首先应该熟悉五行配五脏, 即肝属木、心属火、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 根据五行之间“相生”、“相克”、“制化”得出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 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五行名称的依法最好采用

\* 收稿日期: 2009—11—15 修回日期: 2010—02—16

作者简介: 黄莺(1979~), 女, 云南大理人, 讲师, 硕士, 研究方向: 英语教学、中医英语翻译等。

相对标准或者说使用较多的翻译，比如常用的五行，一般可以统一作 wood（木），fire（火），metal（金），earth（土）和 water（水），而不能胡乱译为 mud, gold 等，因为语言是约定俗成的，有个习惯问题，如果在介绍传统文化的资料中大部分都使用相对统一的译名，则时间长了目的语的人们就习惯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各民族语言交流的深入，目的语使用者在借助一段时间的翻译以后，反倒更喜欢用源语言，比如我们把“饺子”、“豆腐”、“功夫”等中国特色的词语翻译为 dumpling, bean curd 和 martial art, 说英语的人对中国文化加深了解之后反而直接说“jiaozi”、“toufu”和“gongfu”，类似的词语还呈越来越多的趋势。现在我们仍然为中医翻译国际化和标准化而讨论，但是随着中国和中国文化影响力在世界上的进一步扩大，很多具有中国特色的词语的翻译将不再象现在这么分歧。

五行中的“相生”、“相克”这一类词语，因为它们除了具备第四层次“名”的特征，即符号化性，同时关涉最后一个层次，即哲理概念性，它们体现了五行相互转换的抽象意义。这样翻译中自然会有不同理解，比如“相生”常见译法有：mutual generation, inter-generation, generation (in the five elements), engendering (five phases) 等等，而“相克”也有 inter-inhibition, inter-restriction, restriction or checking relation in five elements, restraining 等等。在处理好以上一些基本符号概念以后，我们考虑如何调整举例的术语的翻译，我们还是可以依照李致重的层次理念，首先将符号层次翻译过来，于是先前的土喜温燥、金寒水冷、金水相生、水不生土、木郁化火可以译为：earth preferring warm and dry, cold metal and water, metal and water inter-generation, water failing to engender earth, gloomy wood leading to fire formation。但是这样只表达了字面的意思，没有完全解释概念的深刻内涵，因此我们还必须回到五行配五脏，把以上术语进一步译成 thermoxerophil of spleen, pulmonocryosis and nephrocryosis, generation between lung and kidney, kidney failing to generate spleen, hepatic stagnation of the liver generating fire syndrome。

那么我们的工作是不是只停留在这最后的两个层面呢？在前面的例举中，我们看到由于中国文化的的影响力，以英语为主体的西方人对传统哲学术语有一定了解的情况下，采取上述的一些处理方法，基本可以达到交流沟通和理解的目的，但是这还远远不够。钱钟书在《论不隔》中说读者要看到原作的“本来面

目”需要“不隔”，在艺术化的翻译里，“不隔”是“跟原文的风度不隔”，它“不是一桩事件，不是一个境界，是一种状态（state），一种透明洞彻的状态——‘纯洁的空明’，譬之于光天化日；在这种状态之中，作者所写的事物的境界得以无遮蔽地暴露在读者的眼前。作者的艺术的高下，全看他有无本领来拨云雾见青天，造就这个状态。所以，‘不隔’并不是把深沉的事物写到浅显易解；原来浅显的写来依然浅显，原来深沉的写到让读者看出它的深沉，甚至于原来糊涂的也能写的让读者看清楚它的糊涂……”<sup>[3]</sup>

钱钟书的论述，用现象学来表述，就是“还原”的观念，也就是译者通过他/她的艺术再创造让读者“看到”原文本的艺术境界（artistic reality）的“本来面目”。我们再来看看李致重的“名实观”，他的论点虽然来自理学，但是他理解的中医是人文主义的而非理性主义的空间架构，因此我们可以将中医翻译看作是对此结构的再现或者还原。

在具体翻译传统哲学术语的过程中，还有更加复杂或者说是更具有挑战性的情况，比如我们经常在中医学典籍里碰到“道”这个概念，《素问·金匱真言论》中有“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是谓得道。”这里“道”可以理解为其最根本的意思，即诊断的方法，因此可以翻译作：

Only when the right diagnostic method is taught to the proper person, it can be implemented.

又如《素问·玉版论要》说：“请言道之至数”，意思是“请告诉我几个相关诊断方法”，因此可以翻译为：

Please tell me the diagnostic methods.

“道”在哲学意义上最根本的意思是学术或宗教的思想体系，《素问·六元正纪大论》里就有“至哉圣人之道”这样的表述，这和哲学意义上的“道”完全一致，因此翻译作：

How great the sage's theory!

在中医典籍中，“道”的意义远非如此，在概念的体系里，意义的多元给翻译带来困难，因为同样的文字符号指涉到前面三个层次的“实”，因此在具体文本处理中要求达到什么层次的准确性或者说是“还原性”完全取决于译者的翻译水平和预期读者的认知程度。

又如“阴阳水”这样以传统哲学术语命名的概念，乍一看很容易直译为 yin-yang water，但是这具体是一种什么样的水，对于习惯具体思维的英语民族

是很难理解的,因为英语凡名词一般都有具体事物与之对应,而“阴”和“阳”是高度抽象的哲学概念,如果按照英语民族的思维方式,难道阴阳自身变化可以产生类似“矿泉水”、“纯净水”的物质吗?但是我们在很多中医英语资料中看到的都是 yin - yang water 这样道明不白的译法,只有李照国主编的《简明汉英中医词典》中在相应词条下面用括号加以解释 mixture of boiled and unboiled water<sup>[4]</sup>, 这样才比较准确地作了定义。同样,在《简明汉英中医词典》,“阴中之少阴”和“阴中之少阳”两个术语,“少阴”和“少阳”分别指的是脉象,因此翻译作 shaoyin within yin (kidney meridian) 和 shaoyang within yin (liver or gallbladder meridian)<sup>[4]</sup>, 这样的处理同样是非常恰当的。

尤金·耐达说:“The more predictable the information or the more typical the way is in which it is organized the less impact it has. (信息越具有提示性或者行文方式越是典型,文本的影响力就越弱。)<sup>[5]</sup>” 在我们沿着“名”“实”理论探索中医传统哲学术语翻译的过程中,随时感觉到文本巨大的未知性和可能性,这正是由于信息的提示性极弱和行文方式所反映出古代医家思维方式的思辨性和多义性,导致我们很多的曲解和误译。相对而言,如果概念在后两个层面上比较容易准确翻译,但是大部分传统哲学术语都关涉前面三个层次,如果翻译能够“名”“实”二者兼顾,那自然可以使译文“文质兼美”,但是大量的实践告诉我们,这二者的统一往往很难,从“道”在中医典籍中翻译的具体情况看,我们尽量避免使用过于哲学化

的语言比如说 the way, logos 等,而是用 methods, system 等含义较为固定的英文词汇,这样固然损失了其文学上抽象暗示性的潜在含义,但是基本达到传播中医文化知识的目的。也就是说,根据中医文体的特点,我们尽量从“名”的角度出发,在正确把握了基本概念和术语的前提下,向“实”进行推求,具体要求翻译到什么层次,还是要依据译者自身对传统文化理解的深度,对医学知识掌握的程度以及读者的具体目的和要求而定。如果我们的翻译能够达到象钱钟书所说的“不隔”这样一种状态,即无论语词层面还是文本层面保持原文的源始状态或始发态势——翻译者在精神沟通时跨越文化及其边界——语言的过程中与另一种精神达到契合或者是互化,以及在一个“异化”的文本世界中精神自由运动。这无疑是我们翻译工作追求的最高境界了。

#### [参考文献]

- [1] 李致重. 哲学是中医的科学源头 [J]. 中医药通报. 2008, 7 (3): 17.
- [2] 李照国. 中医英语翻译技巧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1: 38.
- [3] 钱钟书. 论不隔 [M].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7.
- [4] 李照国. 简明汉英中医词典 [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2: 426 - 427.
- [5] Eugene. A. Nida. 语言与文化——翻译中的语境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69.

(编辑: 李 平)

## Reflection on Translation of Traditional Philosophical Terms in TCM

HUAN Ying

(Yunnan University of TCM, Kunming Yunnan 650500, China)

[**ABSTRACT**] Deeply influenced by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TCM is characterized with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medicine and traditional philosophy. During our translation from Chinese to English, philosophical terms are features as well as hinders. In this article, the writer tries to probe this problem with ideas from traditional rationalistic confucian philosophical school, associated with other scholars like Qian Zhongshu's opinions. Through summarizing and examples in translation experience, the writer points out basic principles in translation of philosophical terms and the ideal extent translators should pursue.

[**KEY WORDS**] TCM; traditional philosophical terms; translation